# 柳南隨筆

# 柳南續筆卷三

##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旣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入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即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即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即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傅以他藥吹入鼻孔鼻

孔爲肺之竅又腎脉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使可無虞耳

東林氣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捋鬚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銅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箇忠臣

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動振拔兒童猶知興起廉頑立懦其效不可覩乎

關廟投刺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溥過之必投一鄉晩生名刺以楊與侯同爲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孳爲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别此侍生爲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亥矣

永樂朝詞臣

陸釴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謫戍邊復貸之令挽大木啟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尚當不寒而慄豈得復云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違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

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

陸公酒量

雲間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

諸孫皆狼藉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鎰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極四時之鮮

美友篁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徧歷暮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　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瘧者縛銀于臂即止

##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誾公相國文靖公之裔孫也少負才華跅弛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尚未中納卷而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

有蹶馬在焉孝廉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蹄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巳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兄

宜與人呼兄爲况郤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況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猶兄事也

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緜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

瞑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爲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吳越春秋中已有之拔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酸楚讀之使人不樂乃祁寬謂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塋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

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即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徹如瓊蓋所謂鹿玉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爲作天寶鹿歌

賣爻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鹺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子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即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即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謄真從枕上視之稱善遂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摹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况元人之文清眞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 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

伯賢寶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滅之處却未嘗着眼有識者恒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荅湯西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橅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

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卯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

乎殆與予師所言若合節矣

##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即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并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

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迺斂衽懾服於是際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卯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

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請其所批才調集界之無甚高論卽平日訾謷王李亦不過拾其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葢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卽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

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眞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鷄羣永抛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寛偕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察之時故於廣衆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

獨精於艷體及咏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為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郄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郄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音唐人詩云楷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日秉彝

壽至九十有八一曰岣嶁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曰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註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

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歷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已爲萬歷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補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宜避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淪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吾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旣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焉時遠近赴者幾至二三千人舳艫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冊隸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未禪之先已入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

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為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崛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是亦不得為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為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罩甲 按罩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

則短劍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偕卞華伯耶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呻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雲和水澗邊流一座驚歎與之定交呼爲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埀

三十年公歷官至尚書卒於位靈柩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爲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次山侍御爲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 東朝無疑東朝者即今 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

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
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衛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
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
考評其闈牘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
遴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當爲諸生時厭薄帖括

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評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絶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鏊爲北虞先生之子而應遴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爲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爲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齋集不載而黄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

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彖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

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藩籬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許甫草

許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甫草即執贄事爲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爲甫草曰子复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兖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内草木不生荆棘聖化所感也萇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恩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揺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亦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解渴

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卽今之梅醬也但古爲王者之飲而今爲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緑林

今人稱盜爲緑林豪客謂始於李清溪贈盜詩而不知緑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緑林中註云緑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爲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聲口何

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亦不可不知

##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兎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

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慧故樂爲貫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爲得之

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爲蚊所嚙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

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爲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爲作楊九娘歌云

揭曼碩詩

元揭曼碩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首而不知其爲

揭作迎護門謂僕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苦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 折倒

俗語有物而盡取之謂之折倒按南唐書浮屠傳後主大起蘭若廣聚生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

柳南續筆卷四

一 三詩同意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顔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孟貞曜詠蚊詩云願爲天下幮一夜使具清三詩爲題各異而命意則同蓋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

一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者三史之名由來久矣少時聞焉

裒實借云三史謂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也但三國志註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看三史諸家兵書此時國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實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則馬班而外其爲東觀紀歟抑爲袁宏紀歟謝承書歟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舉入官則爲史與前後漢書固有明文矣

祭文創格

張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載容齋隨筆其文但云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忠宣之子景盧謂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陸放翁祭朱元晦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髮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其文共三十六字而無限痛惜之情都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豈況連用

古人用語助多與後世不同如豈況二字似無連用之理而三國志註及維摩經都有之按蜀志許靖傳註王朗與靖書云詩人比一日之別於三秋豈況悠悠歷累

紀之年者哉又維摩詰經弟子品云轉輪法王以少福
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余修奉賢縣志曾用之於小序
中淺學不知有傳爲笑柄者

新城詩格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疏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
眞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濬
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
語混淪則全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
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世自是開代清律

非柴烟糞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爲然

死社稷爲諸侯言之

古者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祀之國君死社稷一語爲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爲一家則又不在此例昔唐之世元宗有祿山之禍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蕃之難乃幸陝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亂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於國君死社稷一語莫辨天子與諸侯

之不同則當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變而坐失事機矣

## 改嫁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固嘗言之然先王制禮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則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可見古人不諱改嫁故於文字中見之今世衣冠之族輒以改嫁為恥而事出勉強馴致無狀反不如改嫁之為得也往見蔣

先生苹田家訓中亦嘗言之其所見與余略同君如徐文廉之攺嫁說則又教人以偷而爲程子之罪人矣

尚書

尚書之尚唐人詩中多作平聲後人遂沿而不攺間有作去聲用者人必反指爲非按夢溪筆談云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上爲常者秦人音也又輟耕錄云秦時少府遣吏在殿主發書故謂尚書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醫之尚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爲辰羊反然即以詩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題瀼西新賃草屋詩云欲陳

滂時策已老尚書郎是也

同姓稱家

臨川李侍郎書曝書亭集後云近世人詩文標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朱竹垞先生最爲博雅今集中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別有據依耶余按楊修答臨淄侯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此卽家字所本不得謂古人無此稱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亟華一爲從弟一爲族子而杜詩直書曰杜位宅守歲又曰寄杜位韓文直書

曰送韓侍御歸所治則其於疏遠者可知稱家之謚殆始于前明中葉乎

樊紹述古文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爲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王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澀殆不可句可謂怪于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蹈此二句以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葢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于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稱其

貴而能貧爲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公爲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僞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覈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稱衆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却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爲瞿氏宴饗娼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參坐參語

三人並坐曰參坐見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篇二人並語曰參語見前漢書楊敞傳

三登高望樓詩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重過何氏五

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爲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衮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掊擊乎

正字通

鈕玉樵觚賸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

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爲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按汪堯峰論正字通謂其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說如註禫字及袒免之免字按之於經皆不可通此書方行於世聊摘以戒後學吾邑毛翁斧季精於小學爲義門所推亦謂正字通之誤更甚於梅氏字彙而玉樵乃與顧屈二書並稱其貽誤學者良非淺細余故一一爲辨之

書板之誤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鈍吟讀古淺說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據處如南史王筠傳云知音者稀眞賞殆絕而東萊十七史詳節賞字誤刻奇字韓宗伯熟於南史而此句屢用都不解奇之爲賞又豈非古本誤之哉

儉爲共德

左氏莊二十四年傳刻其桷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

乃不可乎共字經典釋文無音而世人乃並讀爲恭余竊以爲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註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爲共蓋言世之諸侯無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讀爲恭則其義不可通矣况釋文無音果何所據而平讀乎後見司馬公傳家集訓儉篇云御孫云儉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觀此可以證余之說矣近讀顧仲恭炳燭齋隨筆而共之義益明其

言云共之爲義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如爲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爲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至納賄竊帑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犇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閒而心常逸豈非善自爲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事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

食所餘可以濟親友之急困者是儉有常於睦婣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阜橋自少以詩文名　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爲盟主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迓之天石忽投一詩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

干官散無復尚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黯然即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羅維摩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爲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爲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黄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喧咽而天石坐門限上脫襪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歲讀論語問塾師曰孔子何如人塾師

曰聖人又問曰今何在塾師曰已死矣郎爲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明末鄞縣諸生入 國初遂謝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鴻博薦者容笑謝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薦者遂止

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爲襃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章川謂在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詩韻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爲可從汪西亭本

之爲今韻畧縮爲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
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
成都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
後學正復不淺葢其人畧具小慧全未讀書即如凡例
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葢專
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
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如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
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而方氏律髓亦收
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

而在園雜志反稱爲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蔽之甚矣

蘇蓼劬

蘇蓼劬名鳳翔字苞九邑人也讀書汲古爲制義務宗先輩大家一洗熟爛屢試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當報罷時適際午飯遂輟箸不食從此啜粥及餅餌者數年至得舉而後復故其立志之堅如此推此以學爲聖賢亦何患不成哉

戀嘗廟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沖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幾處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澱山湖父子沒皆爲神元至元間陰翊海運俱封今職則是總管之稱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

飮光誤論

錢飲光力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爲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音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已意改爲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雄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卽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爲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

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爲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據中聖人之說改爲平聲此說尤爲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郎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

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旣作半席不當讀爲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貢退錄載齊己詩穠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爲去聲謂於義爲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與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爲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判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

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爲子美病謂東潤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誤解閑情

陶靖節閑情賦自序云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則知閑乃防閑之閑與逸致閒情之閒迥別綴文之士竟不深考遂致誤認昭明旣訾爲白璧微瑕卽容齋三筆中亦以爲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誤學漢碑

漢碑八分書歲久類多剝蝕後人輒效碑上字作剝蝕

狀此病自元人作俑至　本朝谷口鄭簠尤甚何義門嘗言谷口八分書近日江以南頗重之然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憎疾家次山爲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則彼重之者亦大類嗜痂矣

##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爲族長歷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有博戲者漳浦蔡聞之先生居梁山下環所居三百餘家當先生時歷二十年亦無敢有博戲者

瞿張殉難

瞿稼軒張別山兩公同殉桂林之難而一以從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優劣也善乎蘗菴大師之論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慾耐勞苦岸傲憤烈者而後能死吳人居長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爲吾邑人故稱吳人張爲江陵人故稱楚人云

楊義士

稼軒先生死桂林之難有門下客楊藝者爲之服衰絰懸楮錢滿衣行則猝猝有聲號哭嘗市間見纓弁袴鞾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定南王收斂主人王聞而義之并同死張公尸亦許藝收焉時有永明王時給諫金某者爲僧于桂林之茅坪菴改名姓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收斂瞿張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金以其書遺瞿氏瞿氏子遂剞劂以行而不及藝由是兩粵及吳楚之間但知收斂瞿張者爲金一書之力而藝竟泯泯矣後性因集中載藝事甚悉且曰

以吾書掩藝功在吾爲竊名在瞿爲負德是兩失之矣
按藝行二字碩甫自號二癡本吳江人也晚歲移家吾
邑

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尚書推爲有明第一而黄梨洲則云觀震
川集試除去其敘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
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說去又
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望溪
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王

崑繩目為膚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曾亦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于後人之議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贍因題布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

家所謂絶後更甦甫非悟乎少林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庾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錢湘靈敘撫雲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四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南垣善諧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　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開

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無發滿座爲之愕眙而梁酒不以爲忤有戮無戮吳中方言也

正錢錄

崑山吳殳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爲之左袒吹毛索瘢勢談甚熾計甫草深爲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

家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峯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推考證歟由是言之即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爲定論也

修志所難

汪堯峰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僅以前志爲藍本須徧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爲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

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確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 虞邑流寓

賢人君子之所至爭舉以爲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歷載者三人向未采錄殊爲缺典因標其梗概以俟後之修志者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靖難兵破南京金川門先生時爲守戍卒大哭慟云會按籍勿

伍法令甚嚴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囮中卽圖中讀書焚膏繼晷多所纂述越二十餘年禁稍解乃仍歸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兩薦爲學官堅不應年八十有八卒事詳梅花草堂人物志及　詩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鹽一條又徐司寇憺園集有家兄孚若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卽語濂涇也而亭林集

中又有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之作其
詩云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毎詠步兵懷所謂江村非
即語濂涇而何則知先生之寓居於常熟始自乙酉歲
後遂久淹於此故云十載也。劉永錫字爾欽號剩菴
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選長洲學教諭鼎革後不復
歸隱於陽城湖之濱以賣席自給見者呼席先生錢尚
書念其窮招之往不應越幾年竟餓死事詳沈歸愚學
博劉先生傳而釋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劉剩菴七護詩
其小序云先生隱于南沙之畢湋四壁蕭然晏如也爲

讀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拔畢瀞

在常熟之東南其地瀨陽城湖云

柳南續筆卷四終

柳南續筆序

王君東序者吾邑之老學也多識舊聞旁搜軼事解頤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婦翁乃君共研之舊君之女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於君蓋自疇昔矣年歲既懸出處殊路徒蘊仰止之誠莫展如舊之契後余歸山追君暮齒始獲周旋杖屨預奉緒言篇章往復投桃報李方幸敘忘年之歡獲論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龍蛇夢兆嗟乎黃髮淪謝來學安仰君雅好著述嘗雜記言事名曰柳南隨筆身自校刻翰墨餘暇復成續筆四

卷卷中所載略同前編或語傳流俗不道於搢紳或論撰詩文有資於風雅自君之沒今又數年後生末學日就荒陋覩省此書亦足少助聞見余門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經於君升堂覩奧邑人毛琛君嘗傲賞其詩亟爲延譽覩茲遺編咸深追感思人愛樹剞劂伊手澤因與同志校讐思廣流布以余曾接末塵請爲之序余亦感慨陳迹之存低徊晤言之日雖才謝元宴而情同延陵卷悽愴明其槩焉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齊燾述